

□禾雨

近日,我和驴友们来到鹤岗市细鳞河民俗风情园。细鳞河,是皑皑白雪中一条不冻的河,一条蜿蜒于黑龙江省鹤岗北部山区的河流。细鳞河上游由桶子沟河与十里河汇流而成,最终经梧桐河注入松花江。

中国红柱框与雪白曲线栏杆构建的细鳞桥,入眼惊艳。站在桥上看,细鳞河水泛着银光,如静卧的龙脊。沿岸雪白的老树枝枯枝轻摇,勾勒出北疆特有的清冷轮廓。下桥走一小段路,来到细鳞河边,映入眼帘的是惊心动魄的美。

细鳞河两岸的每棵树仿佛都被施了魔法,毛茸茸的雾凇从枝丫蔓延至梢头,每一根树枝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,像是冬风蘸着雪的精华,用每棵树的千姿百态,为天地织了一层层曼妙蓬松的纱。

河面上,薄雾弥漫,将远处的岸线晕染成朦胧的轮廓。银装素裹的树木倒映在水中,与水面的波光、空气中的水汽交织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

河道从外向里结冰,河中间却常年流淌不冻结。寒风吹过,水面漾起鱼鳞般波纹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细细的河水闪着鱼鳞纹,我猜想,细鳞河大抵因此景致而得名,尤其在冬日,细鳞河之名更传神。

河边冰面绣满了玲珑的冰花。有的如簇簇松针,根根分明,在河边铺展开一片片银白的林野;有的似羽毛轻扬,层层叠叠,顺着冰纹舒展成飘逸的羽翼;还有的像细碎的星星,嵌在冰面深处,泛着清冷剔透的光。

冰花依着河水的纹路生长,蜿蜒如溪,交错如网,每一朵都独一无二。阳光斜照时,冰花便成了碎钻,在冰面闪烁;风过处,冰凌轻颤,似能听到脆响。冰花生于寒,美于静,在无人留意的河边,悄然绽放。

忽听“哎呦”一声,原来是一驴友踩漏没冻实的冰面一脚陷入河水,惹来大家一顿大笑。真是应了老话: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。

在东北,严寒中的松花江面能过车过人,是人们的冰上乐园。而细鳞河,这条在皑皑白雪中流动的河成为一道奇景。

细鳞河上有座大水库叫细鳞河水库,是鹤岗市北城区居民的饮用水源地。由于水库终年泄水,故此细鳞河水冬日不解冻。

在细鳞河岸不仅可以观赏到城市里少见的雪景,还可以随时观赏到难得一见的雾凇。最美的,我觉得还是冬日的细鳞河水。

一处河岸向河内伸出,伸出部分绽满冰花,冰花延展垂下,煞是好看。天上有个太阳,河水中有个太阳。天上的太阳光芒刺眼,水中的太阳漾着温柔波光。

河中心偶有薄薄一层形态各异的冰花,河水水流一口一口地亲吻着身边的冰花,冰花颤抖着,最薄的几片随波漾开,逐流去了。

细鳞河上游低矮的坝堤处出现冰瀑,水瀑溅起的水沫在几大块冰花围拢起来的河水中缓缓相聚,好似一朵盛开的大牡丹。顷刻,又慢慢弥散,牡丹变成一大朵菊花。随着水流冲击,水沫相聚又弥散,像点点梅花,像兰花……这些美丽的花朵,在细鳞河水中顷刻间完成花开花谢的一生,继而变成另一种花朵存在,生生不息。

我猫着腰,用手机捕捉这些变幻的水中花。一行驴友中最会拍摄的小狼也发现了这一奇观。他直接趴下将手机倒镜头头贴着水面移动拍摄,我凑过去从小狼手机角度里看,我看到的是:水滴飞溅,水纹深邃粼粼,冰瀑壮美,冰花茫茫,水沫形成的花千变万化。

同样的景,拍摄者展现出来的美,差别竟如此大。自愧不如的我只用眼睛将美景深深摄入心里存储。

驴友们在一起最能疯闹,平日里大多是一起爬山,难得在平地上玩耍。在河岸那边宽阔地,十几个人玩上了老鹰捉小鸡。“老鹰”几次扑空后摔倒在雪地上,“老鹰”倒在厚厚雪地里只露出小半个身子和挣扎的腿脚。几只“小鸡”一拥而上,三下五除二将大块头儿的“老鹰”埋在雪里。并非“小鸡们”手快,而是雪太深,掩埋这只“老鹰”分分钟了事,雪地里欢笑声此起彼伏。

由于细鳞河地势低,河两岸的雪很厚,深处没膝。好多地段的厚雪未被涉足,白茫茫一片,在太阳光照下闪着碎银光。捧起一把,雪从两掌间哗哗流下,质感像白砂糖,错觉像此刻的时光正从掌间就这么哗哗流下。

雪自顾自增厚着,河水自顾自流淌着,我蹲在厚雪的河边,撩起一弧水线,试问:这是春还是冬?今天是腊八,一年中最冷的一天。细鳞河水慢悠悠又似笑嘻嘻回答着……

细鳞河的美,美得惊心动魄。难得一见的雾凇在细鳞河常见;这里有城市里少见的厚雪;有东北千里冰封中不封冻的河;有以冬的速度流动的河水;有千姿百态的冰花;有水中如兰似菊千变万化的水中冰花;还有不远处雪山山。这些美景的云集,让细鳞河成为东北最摄人心魄的冬日奇观。

北国风 副刊

主编:文天心 责编:于晓琳 执编/版式:毕诗春 美编:倪海连 投稿邮箱:hljrbbsc@163.com



请关注“北国风”APP 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雪落兴安皆是诗

□文/摄 施立夫

直觉告诉我,雪与诗一定存在着某种与生俱来的隐秘联系。在这个冬天,这种感觉愈发强烈。

小兴安岭的雪下得特别大,下得奔放热烈,诗意盎然。

厚厚的、柔柔的、白白的大雪铺陈在八百里小兴安岭的每一处角落,想一想都觉得辽阔,让人不觉生出壮阔激烈的情愫。八百里,是一个多么广大的场域啊!阅读经验告诉我,当数字“八”和表示长度的单位连在一起的时候,就会给人以壮阔宏大的感觉。比如:豪放词中岳鹏举的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,辛弃疾的“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”,读来不谓赘述,便会秒懂豪放词为何又叫“壮词”。世人亦用“八百里”来形容小兴安岭的地域广大,莫不是受了岳鹏举、辛弃疾等词句的影响吗?或是所学专业的原因,也可能是性格使然,我在这方面颇“较真”,非得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,定要探究出个所以然来。经过调查发现,此中的“八百里”不是概数,是基本写实的。早年间伊春的交通条件不是很好,驾车需要绕行更多山路,从南端的桃山林业局到北端的嘉荫县大约需要行驶398公里,这个历史数据可能就是“八百里”小兴安岭的出处。如是看来,“八百里”的说法还是谦逊的,它指称的“小兴安岭”仅仅是伊春市辖区内的。这又与“八百里水泊梁山”那种夸张的说法,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如此广大的地域都被白雪所覆盖,目之所及,皆成银色,怎能不让人感到震撼呢?64年前,也就是1962年。10月29日,43岁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秘书长郭小川离开中国作家协会,到人民日报社报到,成了一名记者。12月10日,郭小川以《人民日报》特约记者身份来伊春林区,那年冬天的小兴安岭,也是像今年这样,大雪漫山,银装素裹。粉妆玉砌的世界扑面而来,一下子就把诗人的眼睛牢牢地拴住了。在给夫人杜惠的信中,郭小川难掩激动,他热情讴歌了在伊春所看到的一切。他和林场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,很快,他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,写出了到《人民日报》后的第一篇特写,也是首篇反映伊春林区的长篇新闻报道——《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》(刊发于1963年1月17日《人民日报》)。“白银世界”,是郭小川对伊春初印象的总概括。满目皆白,可不就是白银世界嘛。这次伊春之行,他还写出了中国新诗史上著名的组诗《林区三唱》,也就是《祝酒歌》《大风雪歌》《青松歌》。

如果以航拍视角俯瞰桃山林业局的玉温泉,会让人一下子想起唐代开元年间诗人张打油一首题为《咏雪》的诗,“江山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诗歌咏雪,对雪只字不提,却句句不离雪,幽默诙谐,又生动形象,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后来,人们把这种以俚语俗话入诗,不讲平仄对仗,所谓“不能登大雅之堂”的诗称为打油诗,张打油也被尊为“打油诗”鼻祖。与“黑窟窿”形成强烈反差的是,落雪之后的桃山玉温泉,更是如诗如画,汤池像是散落在大地上的星辰,又像是西洋摩登女郎碧色的眼眸。周遭完全是白色,玉温泉的汤池却泛着碧绿色的光芒,还升起袅袅的水蒸气……

无独有偶。民国军阀张宗昌,兵员、钱财、妻妾数量都不知道有多少,自诩为“三不知将军”,他也是个打油诗高手。他也写了一首打油诗——《咏雪》,像是得了祖宗张打油的“嫡传”——“什么东西天上飞,东一堆来西一堆。莫非玉皇盖金殿,筛石灰呀筛石灰。”下雪在别人笔下是唯美浪漫,在张宗昌这儿,直接成了玉皇大帝盖金殿筛石灰,运来无数吨石灰,拿来一个巨大的筛子,筛啊筛,洒落到人间化作雪花飞舞。您还别说,山上的积雪,远看真是与白灰有颇多相像之处。单是小兴安岭,就落下了这么多的“石灰”,也能想见玉皇大帝所建金殿规模之大。诗仙李白就写得雅致多了,他说:“应是天仙狂醉,乱把白云揉碎”,按照他的说法,雪是揉碎的白云。

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一类写雪的名诗名句在古人的笔下多得不胜枚举,索性就不多谈了。只是说不清道不明是雪给了诗人灵感,还是诗人赋予了雪足够的诗意?或者二者互相成就、相得益彰吧!

蛇蜕银装辞旧岁,马踏金鞍迎新春。辞旧迎新的时节,当我把老祖宗留下的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和“牛马年,好种田”不经意间联系到一起的时候,我好像找到了今冬雪大的原因。

洋洋洒洒漫天飞舞的雪花是动态的,像是对小兴安岭一句一句“促膝到天明”的温情告白;铺陈八百里雪野是静默的,像是铺展在小兴安岭一页一页“欲辨已忘言”的无言信笺。“雪来松更绿,霜降月弥辉”,一场又一场雪的接续,把“祖国林都,红松故乡”彻底涂抹成了一幅雅致的水墨丹青画卷。

如今,白雪所蕴蓄的诗情画意,正等着被一种叫作绿意葱茏的画意诗情翻篇。那时,惊蛰时节,春雷乍动,会叫醒八百里小兴安岭的灿烂春天……



航拍小兴安岭桃山玉温泉。



被大雪覆盖的小兴安岭山林。



小兴安岭的雾凇。



风雪中的百年口岸

□文/摄 姚继丽

北国入了腊月,朔风裹着雪,悄然漫过这座毗邻俄罗斯滨海最北部的边境小城——绥芬河。雪粒初时稀疏,渐次绵密,犹如朦胧隐约的纱罗,又似将天地织成一袭软滑的绸缎,裹住满城纯粹与静谧。冷冽的空气里浮着清朗气息,仿佛沉浸在夜晚的月光中,而那万千飞絮,正款款落在国境线上巍然矗立的三代国门之上。

距市中心三公里处,坐落在中俄国境线上,集三代国门建筑于一体的边境景区,四季风光尽显其华。春夏秋之致,我早已熟稔于心。唯独这落雪的冬季,我还是第一次踏进国门。远望二代国门,素雪覆盖,清灰底色更显沉静。它形似火箭发射架,四座塔尖直击天空,左右两侧直角三角形呈镜像之势,中间横亘一道厚重横梁。走近,时能听到雪落下的窸窣声,正上方横梁上“绥芬河口岸”五个朱红大字赫然醒目,托举起一枚正中闪亮的国徽。从二代国门抬眼右望,三代国门已然入眸,四角飞檐凌云而起,漫入流云。

穿过二代国门,右侧一座雪雕前,我看到一对老年人裹着厚厚的棉袄,帽檐凝满了雪霜,鼻尖呼出的白气缕缕散开,正相互搀扶着,对着国门的方位频频眺望。我心头一热,急忙上前邀他们站在雪雕前,以三代国门为背景,为他们拍了一张合照。两位老人连连道谢笑着说:“边境口岸不仅风景好,人更好!”他们用粗糙的手,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。目送他们踩着积雪缓缓远去,我调试好光圈和快门,将他们染满雪花、渐渐模糊的背影与庄严的二代国门一并纳入镜头。那一幕动人的情景,也藏进我心底最柔软角落。

漫天寒雪依旧在簌簌飘落,前路漫漫铺开。继

续前行,与二代国门相邻的三代国门,静静高耸在右侧空旷的雪野上。走近细观,素白雪落为它披上一层莹白纱幔,清灰墙体凝着薄霜,建筑的棱角在风雪中愈发刚劲有力。这座高51.8米的北方第一国门,取中式建筑风骨,主体呈方正大H形框架,整体造型浑朴厚重。顶端双层飞檐向四方延展,形似振翅雄鹰,象征着边境贸易的腾飞之势。风雪卷沫掠过檐角,卷起千堆雪。两座方形门柱跨度为54.1米,四角伫立,门柱笔直,根基如磐,积雪时而沿柱身缓缓垂落,勾勒出雄浑的轮廓。横亘门柱之间,是一条观光长廊。仰望国门,挺拔参天,气势撼人。门楣中央的国徽,红底色映着漫天飞雪,在皑皑白雪间撞出滚动的亮色;下方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七个红字,在雪色里熠熠生辉,蕴含中国的文化元素与尊严。每当回国的商贸、司机和游客踏进门内那一刻,抬头望见这七个字,游子漂泊的心,便瞬间有了依托和力量。此刻,雪落边关,天地间一片苍茫,却压不住国门的凛然正气,那是一种惟余莽莽的雄壮与威严,似凝着一股不可侵犯的千钧力量。雪地上的脚印被新雪轻轻覆盖,唯见国门如砥柱坚毅,在风雪中,守卫着万里疆土的辽阔和一方安宁。

雪势稍歇,冬日暖阳穿透云层,即使正午瓷白的日光,也变得柔和起来。淡黄光晕漫过国门,光影交错间,玉白闪着清辉,国门建筑轮廓愈显庄严。

三代国门共九层。乘梯至六楼观光台,展墙上一张张照片以镜头语言诉说着小城的历史变迁,描摹着中俄贸易的发展脉络。凭窗东眺,对岸俄罗斯波格拉尼奇尼的深灰色建筑群映入眼帘,正在建设中的公路口岸联检厅。低头俯瞰,中俄货运车辆在口岸通道上往来穿梭,左侧是嘎丽娅面包房,一排

仿真憨态可掬的大列巴立在路边,隔着窗棂仿佛能嗅到麦香四溢。向西望去,入境的中俄货运车辆排成长龙,右侧是尽收眼底的二代国门,在点点飞絮中静静伫立,自成风韵。

从三代国门东行,走过地下五六十米的通道,绥芬河最早的第一代国门便在前了。看似一条简单的手动栏杆,却见证了中俄边境贸易通道的雏形,刻满了小城的岁月痕迹。左侧,静立在残雪间的中俄国境界碑,灰白的石面凝着冷光。远处的铁丝网与枯树在风中沉默,唯有这方小小的界碑上那枚有千钧重的国徽,像一枚滚烫的印章,烙进了边城的寒冬,踩在覆雪的石板路上,每一步轻响,都似在耳畔低语,告诫人们时刻谨记家国尊严。

返回的路上,我看到三位身着白、黄、红三色羽绒服的女孩,蹦蹦跳跳地穿行在雪地里。她们走着、笑着,扬起雪沫,摆着俏皮的姿势在国门风景前拍照。她们红润的脸颊上,洋溢着青春的气息,爽朗的笑声随风荡漾。悬挂在电线杆上的音箱,正播放着悠扬的旋律,笑声、乐声与风声交织,成为冬日景区里最美妙的和弦。身后飘来“嘎丽娅”面包房溢出的阵阵浓香,那是边境小城里独有的暖人烟火。

绥芬河的雪,是北国的雪,是小城的文化名片,更是边境独有的雪。国门的冬,是冰天雪地的冬,更是藏着岁月与温情的冬。绥芬河的冬日国门,是北国边境独有的风景,这场雪,落满了国门的檐角,落进了小城的肌理,融进市井烟火,也藏在中俄文化交融的温柔岁月里。

回望雪中国门,来时的刺骨寒意早已散尽,此刻,只留一腔温热,在心底缓缓流淌,如春暖照。



绥芬河边境景区一角。